

經部

春秋孔義卷八

明 高攀龍 撰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

三月作丘甲

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賦車一乗每乗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二十五人為一甲是四丘共出三甲今作丘甲即一丘出一甲其於賦增三分之一也為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農民重困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稱及者魯所欲為齊難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為尊者諱敵不諱敗為親者諱敗不諱敵言敗績于茅戎言自敗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魯之事齊甚謹易世而聘會不絶及與晉盟斷道而怨隙成再盟赤棘而北鄙伐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續

與齊師遇而戰也書及在衛罪衛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

續

將稱元帥不列其餘今四卿並書者魯卿擅兵之始堅氷之戒也凡戰以受伐者為主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怒殘兵毒衆春秋所惡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晉也而晉大夫要以非禮國佐不可揖而去之郤克乃使魯衛以其詞為之請追國佐於袁婁而與之盟是欲盟者晉也求盟在楚故屈完稱來欲盟在晉故國佐稱及盟見曲直之繩墨矣

齊自翟泉以來不與晉盟者踰四十年而袁婁以後三十餘年無會不同無役不與則鞌之敗挫之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取汶陽田

齊所侵也晉使齊歸之不以好得故書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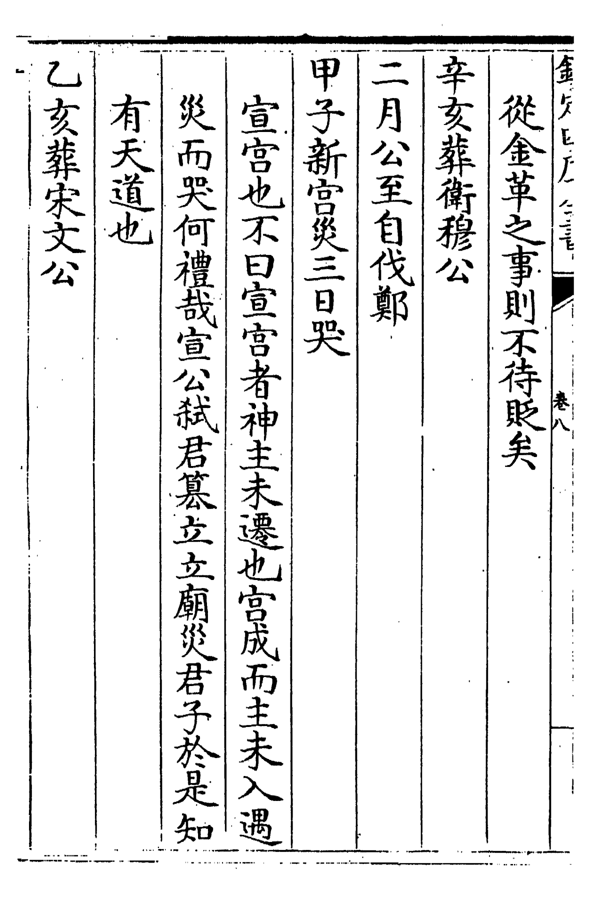
魯衛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侵衛侵魯魯不書以賂退也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荆蠻之大夫會辱已甚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曰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謂之曰匱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左氏以為討邲之役邲之役晉救鄭而自敗于楚非鄭之罪矣無亦以前年冬楚師鄭師侵衛之故乎夫使晉能距楚則鄭必服今兵力盡于齊而區區摟諸侯于從楚之餘宜其不得鄭也若宋衛背殯越境以



從金革之事則不待貶矣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甲子新宫災三日哭

宣宫也不曰宣宫者神主未遷也宫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弑君篡立立廟災君子於是知有天道也

乙亥葬宋文公

按左氏文公卒始厚葬始用殉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何臣之為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不事鄭故也

公至自晉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者汶陽之不服邑也魯於是時稅畝丘甲稅役日重棘不願為之民也與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之餘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諸侯有聘無盟聘而盟非禮也及者公及之不言公

二卿抗也

鄭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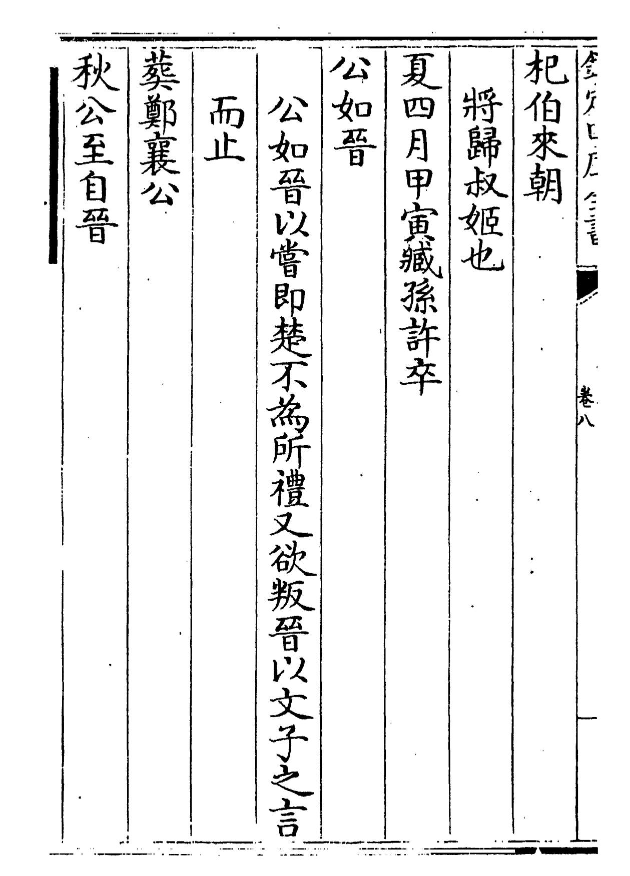
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鄭專事楚不通中華

一歲而再伐許故貶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宋入春秋聘魯始此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

將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公如晉以嘗即楚不為所禮又欲叛晉以文子之言而止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冬城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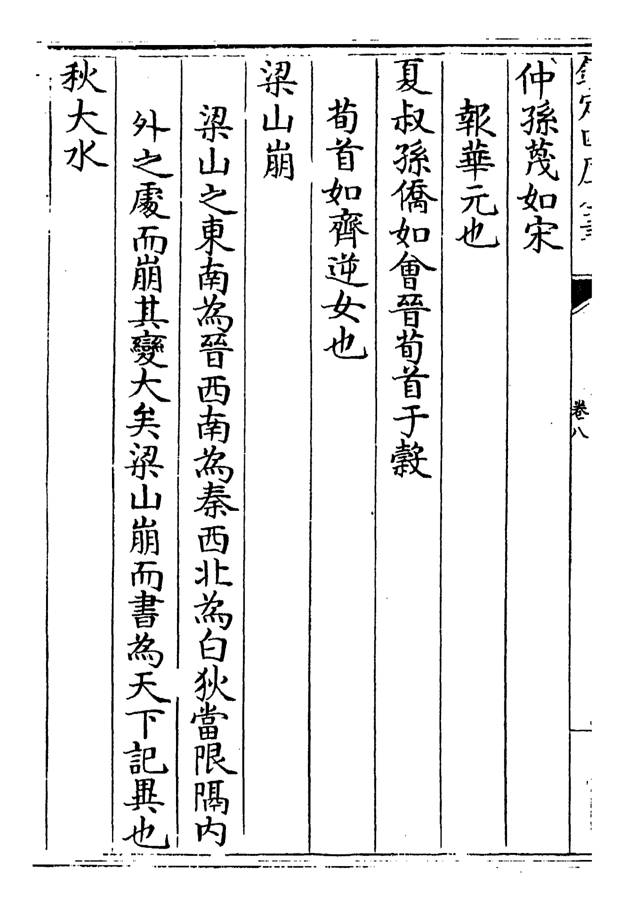
此西郿也在濟西田内以取汶陽之田懼齊復爭故城以備齊

鄭伯伐許

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故特稱伯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僖三十一年杞伯姬為其子求婦至是四十四年矣婦人嫁曰歸反曰來歸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荀首如齊逆女也

梁山崩

梁山之東南為晉西南為秦西北為白狄當限隔內外之處而崩其變大矣梁山崩而書為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天王崩而會盟不廢無王甚矣故書同以罪之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武公之宫也歴世十一矣立者不宜立也非禮也

取鄟

季氏曰此近魯㣲國取之為巳邑曰取非滅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蟲牢之盟諸侯復謀會而宋辭以子靈之難故晉命衛侵之復命魯人繼之春秋聯書魯衛責晉深矣

夏六月邾子來朝

成公即位而始朝

公孫嬰齊如晉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魯之不能自立甚矣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以從晉故伐其喪楚罪大矣伯統幾亡而書楚卿帥

師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遷新田

晉欒書帥師救鄭

救師出而楚還侵蔡而遇楚救蔡之師晉帥之欲戰者八人欒書決於三卿之言全師而還可謂善御下矣　武子可為聽言之法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曰免牛不敢斥言不郊也全曰牲傷曰牛

吳伐郯

此壽夢始事也壽夢立二年矣吳始益大稱王吳距郯稍遠越江淮以伐之爭中國之端也

西亭辨疑曰四夷雖大稱曰子成周舊典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成公嗣位始來朝也

不郊猶三望

間有事故書不郊以起三望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書救鄭善之也同盟同病楚也莒自晉文之卒至是始與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與國也吳楚爭強始見

冬大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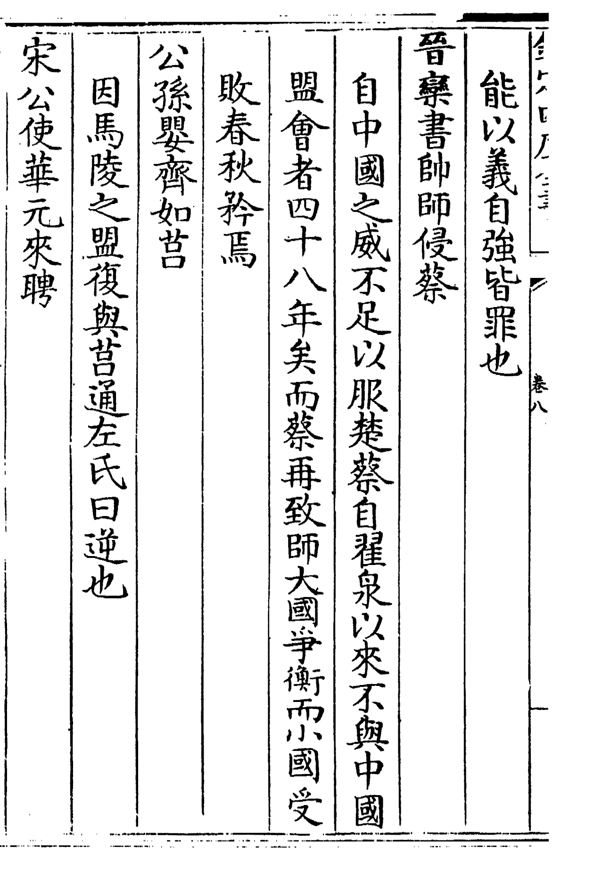
舉時則歷酉戌亥三月矣大旱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夫之子衛定公惡而逐之林父亡七年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春秋中年諸侯之大夫外交大國以伉其君衛之孫氏魯之季氏其尤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晉侯二命齊人貪得穿也列卿無所諫正魯君臣不



能以義自強皆罪也

晉欒書帥師侵蔡

自中國之威不足以服楚蔡自翟泉以來不與中國盟會者四十八年矣而蔡再致師大國爭衡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馬陵之盟復與莒通左氏曰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六年魯使二卿侵宋本非魯意故復通好也左氏曰
聘共姬也宣公女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納幣使卿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嬰通於莊姬同括逐之姬與欒郤譖於晉侯而殺
之同括無罪而晉失政刑矣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
官

按此與史記所載屠岸賈事殊不合王氏經世以屠岸賈殺趙朔自一事此又一事但史記謂同括嬰同見殺於下宫之難傳聞之誤趙武畜於公宫左史皆合或武避岸賈亦避同括同括死韓厥言於公而立之未知是否同括嬰皆盾異母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臨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一也禮有受命無來賜命命者命為諸侯非正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吳伐而不能救及其旣成而伐之何義乎

衛人來媵

媵小事不書此書公羊云錄伯姬也胡氏曰譏逾制也諸侯一娶九女三國媵則十二女矣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本不宜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使復歸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而為此盟亦書同憂其反覆不終同也鄭則既盟復叛矣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于宋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既嫁三月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使卿致

晉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公子成于鄧是從利而忘義也秋鄭伯如晉既服其罪矣而晉執其君伐其國

不已暴乎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又自陳以伐莒實非救鄭也掩人之無備而虐之耳馬陵與蒲之盟莒皆與焉晉置而不問盟主固如是乎

秦人白狄伐晉

楚方撓晉爭鄭潰莒以牽其西而秦復與白狄戰其

東左氏曰諸侯貳故也晉固自取之也

鄭人圍許

示晉之不急君也

城中城

莒恃陋不備浹旬之間楚克其三都非守國之道然不務修政撫民而徒恃城守豈足自保乎穀梁子謂凡城之誌皆譏是也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齊年之子無知黒背之子剽皆致簒立春秋皆以弟書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五卜瀆也上帝不享可畏哉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按左氏晉執鄭伯而鄭不急君景公有疾晉人立大子州蒲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歸鄭伯夫廢立之際聖人所謹不應書法如此恐未足信也

齊人來媵

程子曰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以見一女子之賢

尚聞於諸侯況君子乎

丙午晉侯獳卒

秋七月公如晉

晉人止公送葬而不書諱之也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晉人止公九月矣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不盟公反公於國而使大夫盟之晉之無禮甚矣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且涖盟也豈得晉君盟亦大夫盟之耳不書者

諱國恥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自蟲牢以來晉厚齊魯亦親齊而十四年如齊逆女

之議始此矣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爭政而出王使劉子盟而入之復出奔晉自周無出書出見天下無王王無三公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按左氏謂華元合晉楚之成而會然楚不至宋亦不與晉楚為成關係不小不應書法如此豈其為謀狄

乎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蓋白狄也先敗狄而伐秦報九年之役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書乞卑詞也

三月公如京師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人滕人伐秦

曹伯廬卒于師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不以京師至究其初心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歸易辭也自晉奉之故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此許之所以遷見晉厲之不伯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婦者有姑之辭氏者別于非姜姑也出姜以成風不氏穆姜以敬嬴不氏也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瓶卒

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使嬰齊後之以弟後兄非序也故書曰仲嬰齊不曰仲孫不與子為父孫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

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曹伯卒于師負芻殺太子自立稱侯以執執有罪也歸于京師禮也此伯討也而猶不掩曹伯之與盟者以為先執曹伯以令諸侯而後盟之乃盡善也故書同盟見其既同矣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楚子伐鄭

晉楚為成甫及三歲而楚為首禍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

魚石出奔楚

蕩山弱公室殺公子肥元欲討山而力不能故出奔

魚石懼其挾晉援而桓氏不祀於宋故自止之於河

上而許以討山然後歸元之出元之入皆正也山不

書氏害公族也魚石之奔親於山而嘗同惡恐見及

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于鍾離

始通吳也吳求會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會又會也

許遷于葉

畏偪于鄭也中國無伯春秋深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而木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兵象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附楚侵宋自是與楚同病中國諸侯之兵無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晉呂錡射楚子中目故楚不稱師君傷爲重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楚共身在行間以罷卒致敗嬰齊以令尹將左軍而與側相惡致有此敗故稱國以殺君臣同責也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魯以内難師出後期晉聽僑如之譖不見公不諱者曲不在公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厲公三伐鄭而三挾王臣其瀆甚矣

曹伯歸自京師

不名不稱復歸位未絕也自京師王命也王討之不行也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舍止也時從公伐鄭晉復以僑如之譖而執之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季孫得釋將與公偕歸故僑如懼罪而出奔魯人立其弟豹為叔孫後是為穆叔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公至自會

沙隨之會既不見公伐鄭之會又不得與宗卿見執公待於鄆晉釋行父方與偕歸不可以伐鄭致故曰至自會以見公之不與伐鄭也

乙酉刺公子偃

穆姜使公逐季孟而指公子偃公子鉏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夫言出穆姜非偃意也成公遽殺其弟忍矣

十有七年春衛北宫括帥師侵鄭

晉命也左氏謂鄭侵晉衛救晉而侵鄭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晉不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命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前此征伐未嘗出王官也未嘗盟王卿士也去年王

官出今年鄉士盟三伐鄭而不服徒為亂而已

秋公至自會

伐後而盟故以會至穀梁以謂二事偶則以後事致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以慶克之故高國不能自保崔氏於是復進矣

九月辛丑用郊

郊者春事也不時未有甚於此者曰用不宜用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夏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冬伐鄭楚師至而諸侯還

厲公無服人之德而人心之不一見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從公伐鄭還而道卒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邾子在位四十年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欒郤自傾危趙氏之後權勢日張郤氏一族三卿雖欒氏亦忌之矣故一朝羣怨並興厲公不道輕聽而殺其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

楚人滅舒庸

舒庸恃吴而不備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殺胥童者書偃也胥童道君為亂國人所欲殺也故稱國以殺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按左氏書偃執公於匠麗氏而使程滑弒之春秋不著賊之名字穀梁曰稱國以弒君惡甚矣公羊曰衆弒君之辭恐左氏未得當日事情之核也若於書偃分疏非所以訓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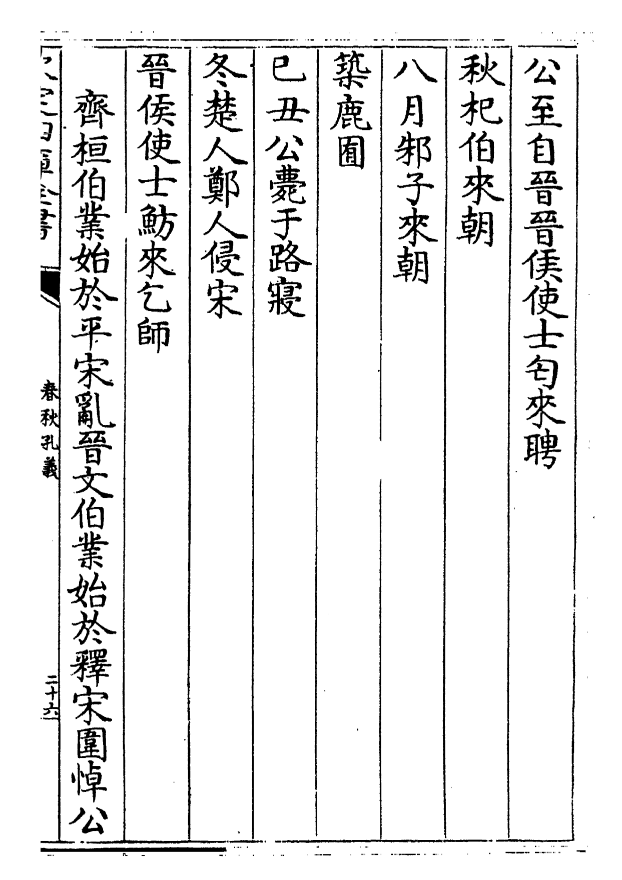
慶克通於聲孟子靈公入孟子之言刖鮑牽逐高無咎及國佐殺克公既與盟而復之而又殺之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此崔慶專國之始事矣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復入者已絶而復入惡之甚者惡楚之納亂臣也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子來朝

築鹿囿

己丑公薨于路寢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齊桓伯業始於平宋亂晉文伯業始於釋宋圍悼公

伯業又始於彭城之救宋故韓獻子曰成伯安彊自宋始矣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虚朾

同外楚而救宋也

丁未葬我君成公

春秋孔義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孔義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瑾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春秋孔義卷九

明 高攀龍 撰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矣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抑強夷黜叛臣

也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悼公既圍彭城禽五大夫於是伐鄭討其從楚納魚石之罪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足以鬬楚而不懾皆所以謹用諸侯而不忍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侵宋所以救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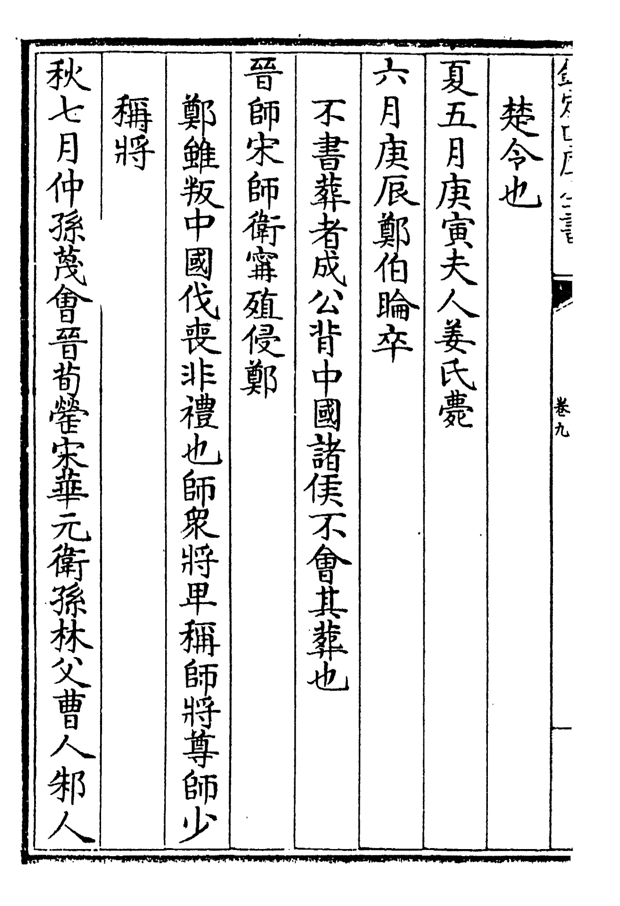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禮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者六天子崩其一也春秋繼王崩而書朝聘朝者聘者受者皆罪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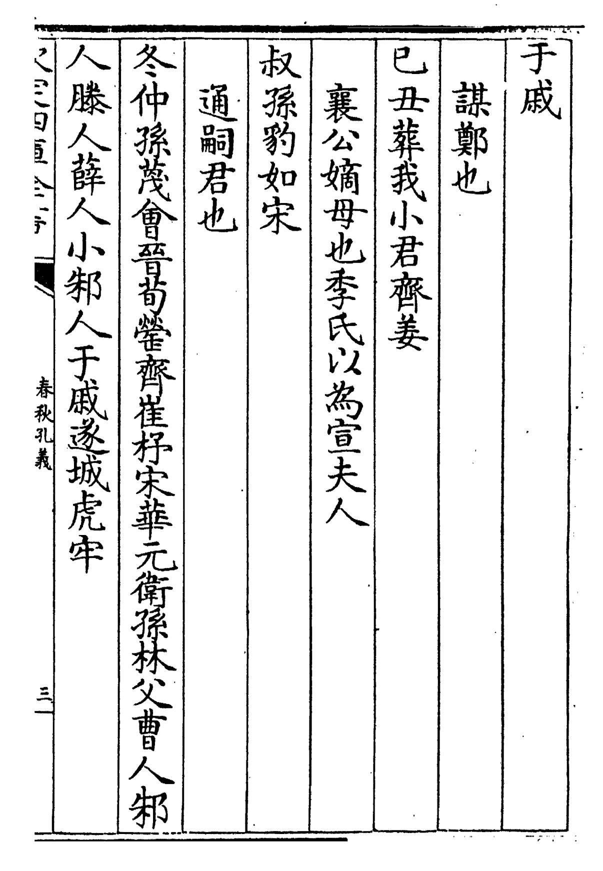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不書葬者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鄭雖叛中國伐喪非禮也師衆將卑稱師將尊師少稱將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謀鄭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襄公嫡母也季氏以為宣夫人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以偪鄭也於是鄭人乃成虎牢鄭巖邑不係之鄭者

鄭不能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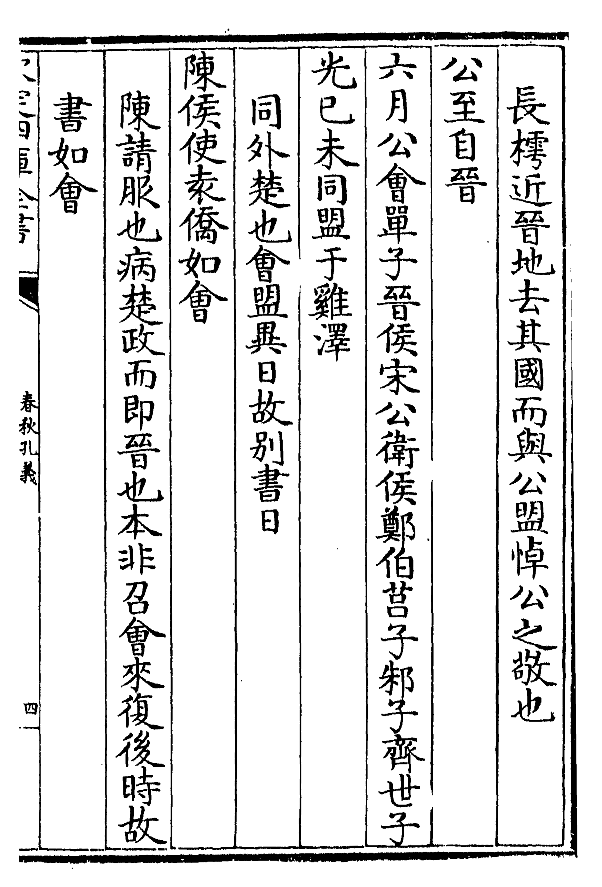
左氏以為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

辛楚人殺之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長樗近晉地去其國而與公盟悼公之敬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同外楚也會盟異日故別書日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請服也病楚政而即晉也本非召會來復後時故
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陳自辰陵即楚二十八年矣今始如會故使大夫盟而固之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會盟四十餘年矣爲鄭虐而遷棄依楚豈能一旦叛楚哉荀罃賢大夫也規模欲速如此宜許之終不服而已服之陳亦並失之也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報荀罃之聘也襄公聘晉者九始于此年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成公妾襄公母也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頓近於陳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頓爲楚與故陳不敢伐今陳事晉楚使頓間陳而侵之陳人圍頓以怒楚則非保國之道矣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通嗣君也終春秋鄭聘魯惟此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屬魯故魯以鄫世子托於晉不書及猶晉大夫云

爾以國君之世子列於大夫非正也交譏之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書及晉楚爭衡權在吳故晉

急於吳魯衛近吳故令先會且告會期

秋大雩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曰縣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來會非為主也成九年為蒲之會將以會吳而吳不至故十五年諸侯之大夫會之于鍾離前三年會雞澤使荀會逆吳子又不至今年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故晉使魯衛先會之而為戚之會凡序吳者來會也殊吳者往會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諸侯受命于戚還國遣戍故獨書魯戍陳附中國而

楚爭之助陳距楚春秋所與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

善救陳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相三君而無私積然黨仲遂弑君大節不足稱也其子宿嗣是為武子於是始營私家矣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夏宋華弱來奔

平公以其為樂轡梏於朝也而逐之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

穀梁曰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晉博士秦秀曰昔鄫養外甥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趙伯循曰莒人以兵破鄫立其子使守之而為附庸其子或鄫之外孫故當時有鄫甥守祀之說後至昭四年魯復取鄫以此季氏亦取趙氏之說似為長也

冬叔孫豹如邾

按左氏記三年邾莒伐鄫魯救鄫侵邾敗於狐駘此

聘謂為修平竊疑諱敗可也不應並其事沒之不報可也不應貴卿遽往聘而修平恐此是報邾子之來朝而狐駘之傳為未真也

季孫宿如晉

左氏謂晉以鄫故來討莒自滅鄫何故討魯宿之如晉當以嗣位而見伯主行父喪未及朞而宿以吉禮奉使自成公以前尚未蔑禮至是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齊圖萊久矣自宣七年伐萊至是遂滅之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不時也宜其不從矣

小邾子來朝

城費

私邑自專之禍實造端矣故謹書之

秋季孫宿如衛

報聘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報季孫宿之聘尋孫良夫之盟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

鄬

謀救陳也陳侯逃歸不成救故不書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

未見諸侯而曰如會者致其志也鄭僖公之卒三傳皆以為弒而書卒者左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為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趙鵬飛氏季本氏以為本未嘗弒也豈當時事有難明賊無所歸有不得不從赴告之文者乎

陳侯逃歸

逃義曰逃春秋逃陳鄭所以予齊晉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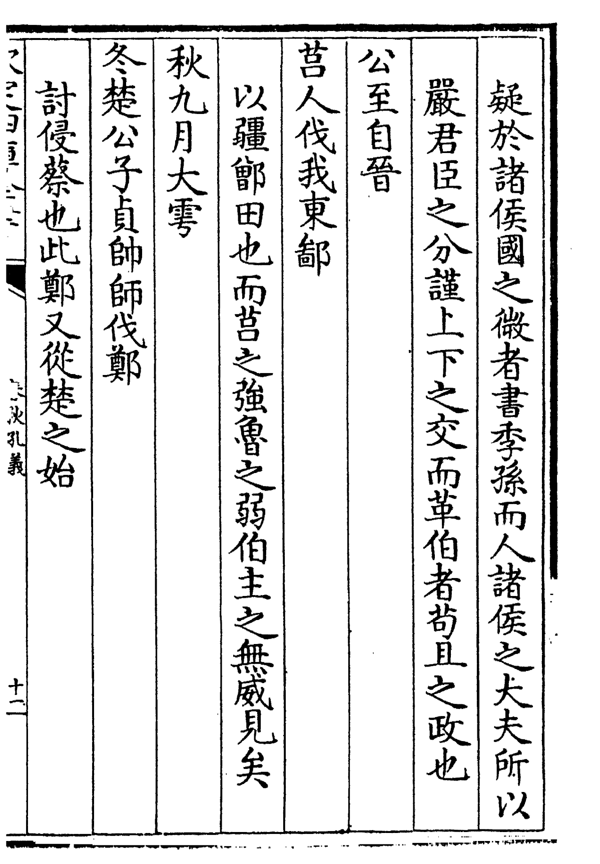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蔡楚之與也能無致楚之討乎故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命朝聘之數故公在而大夫會非正也不書季孫則



疑於諸侯國之微者書季孫而人諸侯之大夫所以嚴君臣之分謹上下之交而革伯者苟且之政也

公至自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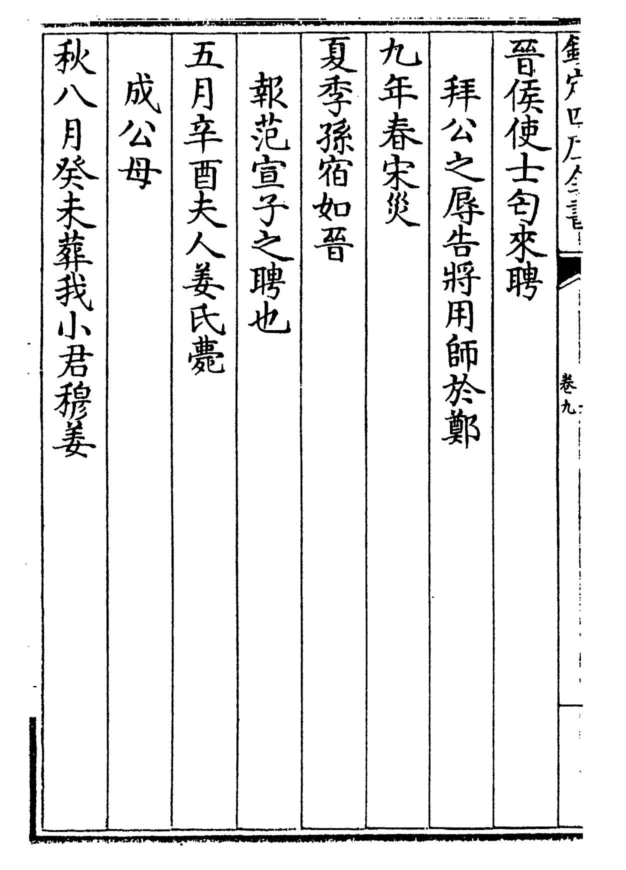
莒人伐我東鄙

以疆鄆田也而莒之強魯之弱伯主之無威見矣

秋九月大雩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侵蔡也此鄭又從楚之始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告将用師於鄭

九年春宋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范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伐鄭而書同盟下書楚子伐鄭則鄭受盟可知特鄭伯未嘗如師耳

楚子伐鄭

明年諸侯伐鄭則鄭及楚平可知矣晉伐從晉楚伐從楚所謂犧牲玉帛待於二境以待強者鄭之執政謀國不臧甚矣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

會又會外之也吳子在柤晉以諸侯往會之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楚與國吳晉往來之道左氏曰欲以封宋向戌戌辭不受乃與宋公穀梁曰書遂者不以中國從夷狄也

公至自會

不至滅而至會舉其可道者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宋事晉最謹而又受偪陽故也

晉師伐秦

去年秦人侵晉晉饑不能報至是伐之是時秦人南交於楚而秦景公妹又為楚共王夫人

秋莒人伐我東鄙

間諸侯之有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自是晉人凡三伐鄭皆以楚鄭加兵於宋而後動亦不得已而應之者也齊光以世子長於小國之君以其先至而躋之也非禮甚矣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鄭之從楚以勞中國皆公子騑之罪也從楚之人弒君之賊而發輒惟騑是從鄭不能討而盜得殺之不

書大夫失卿職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戍者諸侯之師也城虎牢不係之鄭者欲共拒楚天下之詞也戍係之鄭者為鄭戍之也一國之詞也楚本爭鄭救非善之書救陳見晉之終失陳書救鄭見楚之終失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魯之舊也後以伯主之令軍多則貢重故為二軍今復其舊何以曰作三家始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從子展之謀欲致諸侯使晉人致力爭鄭而後固與晉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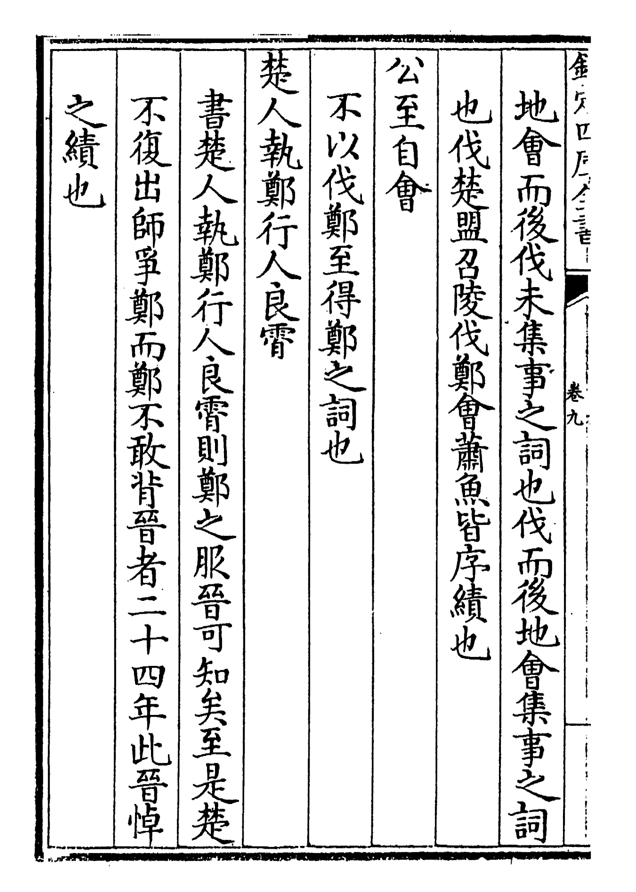
秋七月已未同盟于亳城北

左氏記盟誓之言祇言十二國則是鄭未嘗與而諸侯自同盟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地會而後伐未集事之詞也伐而後地會集事之詞也伐楚盟召陵伐鄭會蕭魚皆序績也

公至自會

不以伐鄭至得鄭之詞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書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則鄭之服晉可知矣至是楚不復出師爭鄭而鄭不敢背晉者二十四年此晉悼之績也

冬秦人伐晉

為楚救鄭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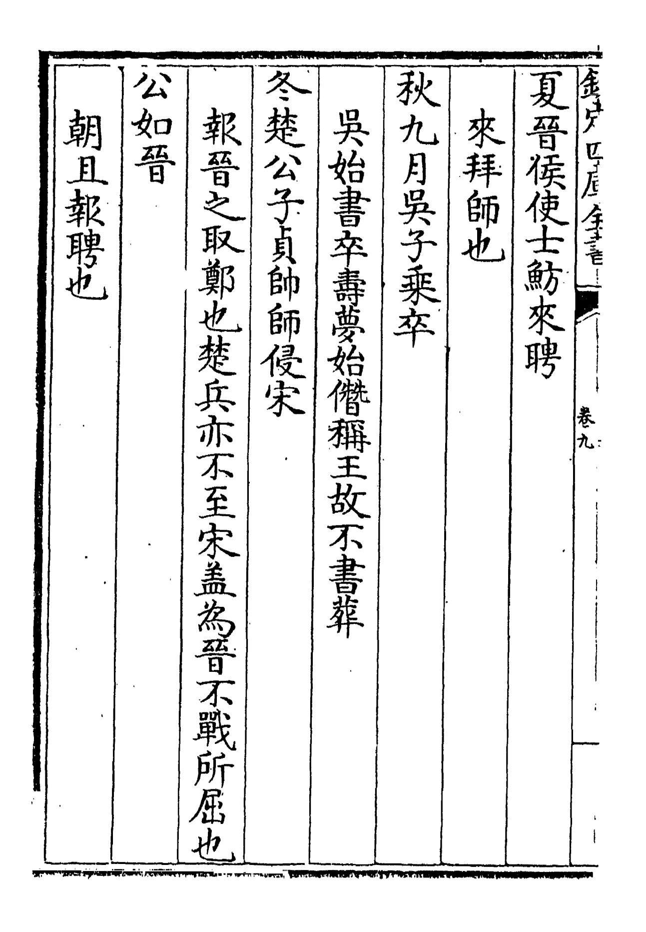
伐我未有書圍邑者書圍邑始此公五與莒子會而

莒間歲伐我魯弱可知矣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

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來拜師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吳始書卒壽夢始僭稱王故不書葬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楚兵亦不至宋盖為晉不戰所屈也

公如晉

朝且報聘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夏取邿

近魯小邑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冬城防

防在齊南而近莒是時為臧孫氏邑城防以備莒亦備齊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

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會吳于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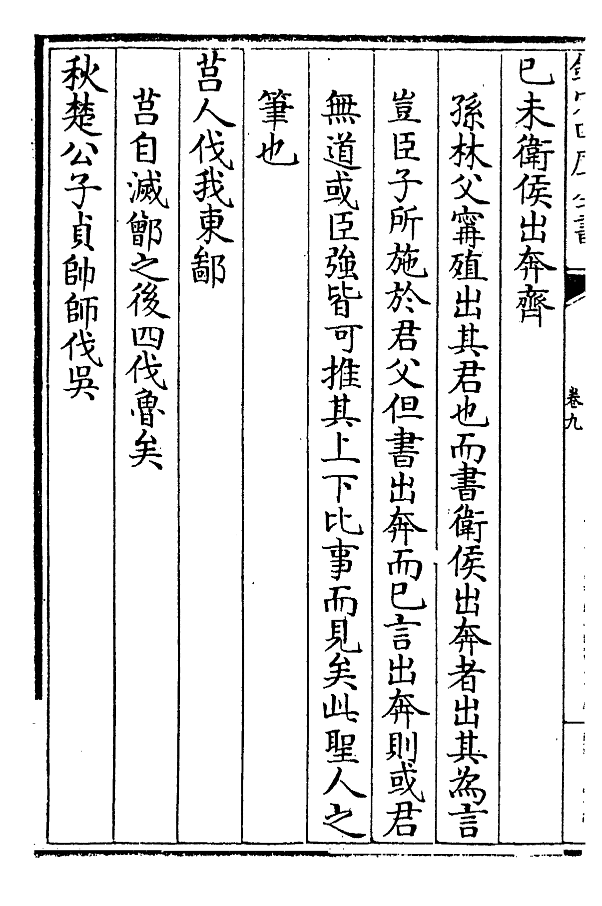
吳為楚敗為吳謀楚也是時鄭雖服而悼公尚欲報
秦故親吳以過楚卿使則大夫介禮也兩卿並使故
並書季孫宿以卿為介而不使之免叔老介於宿而
不敢避胥失之矣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孫

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報櫟之役也自此終春秋之世秦不復與晉爭齊宋稱人而復位衛鄭之上必非未命大夫左氏以為惰也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之會而書於伐秦攝也李本氏以當時諸侯大夫位次或以國之大小或以勢之強弱或以事之勤惰或以至之後先皆繇為主者之意而爵位尊卑俱越其常矣此說得之而特以稱人皆為微者則不盡然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也而書衛侯出奔者出其為言豈臣子所施於君父但書出奔而已言出奔則或君無道或臣強皆可推其上下比事而見矣此聖人之筆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自滅鄫之後四伐魯矣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林父立剽晉侯以問荀偃對曰不如因而定之故會于戚以定剽亂不能討會其賊以定之不義甚矣此晉悼之衰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報豹之聘尋亳之盟聘而盟非禮也不盟于國而于

劉崇向戍也不言公伉也

劉夏逆王后于齊

天子不親迎卿往逆而公監之禮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過我故志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救成至遇不敢進也

晉悼會諸侯者六齊靈皆不親行衛侯奔齊而戚之

會以定衛而齊不與焉益輕晉矣故遂有北鄙之師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成孟氏邑郛外城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貳晉與齊黨甚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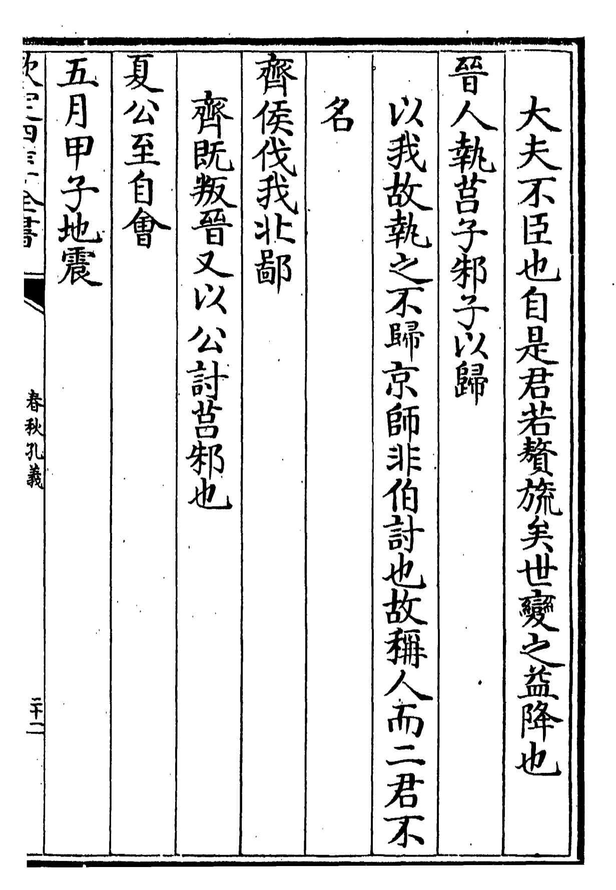
急於會諸侯喪未三月而速葬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

平公承父之志欲討邾莒兼虞諸侯有異志故為是會然踰月而葬改服而蒸合諸侯接會享其越禮甚矣不懷親甚矣

戊寅大夫盟

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政在大夫也不曰諸侯之大夫


大夫不臣也自是君若贅旒矣世變之益降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以我故執之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故稱人而二君不名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又以公討莒邾也

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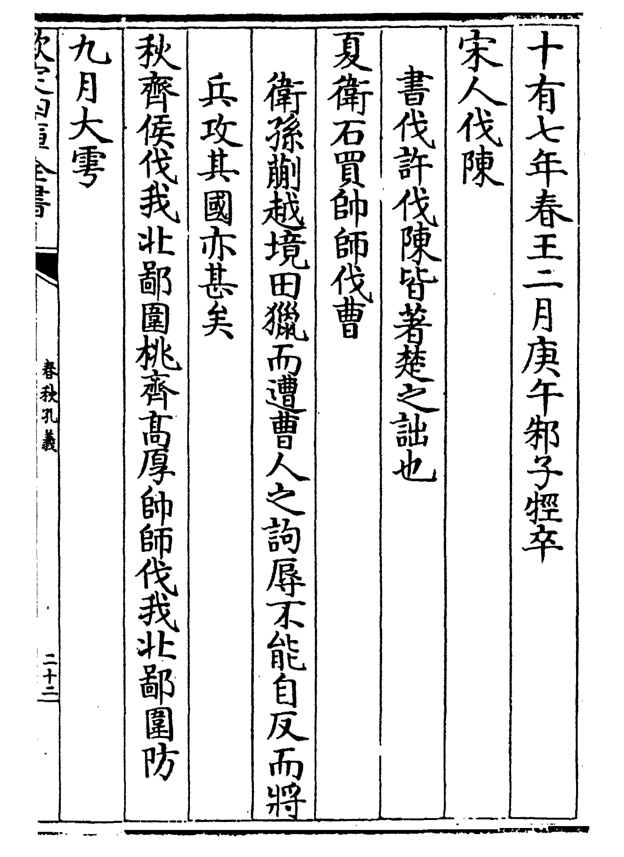
許欲棄楚請遷於晉許大夫不可故晉伐之鄭非主兵也曷為會鄭伯臣不可過君也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言齊故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宋人伐陳

書伐許伐陳皆著楚之詘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越境田獵而遭曹人之詬辱不能自反而將兵攻其國亦甚矣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國陳宋讎也而奔焉尤可誅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邾子執於晉既歸而卒故嗣子助齊而修先君之怨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不書朝者彼不當朝魯不當受其朝也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為曹故也然行人非所執執不歸京師舍林父逐君之惡而此之執夫豈伯討乎

秋齊師伐我北鄙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侵伐圍入未有書同者此書同圍諸侯所同疾也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再舉諸侯間有異事而會盟殊地也

晉人執邾子

以伐我故不言以歸釋之也

公至自伐齊

書同圍齊而以伐致大諸侯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詞也

取邾田自漷水

取邿田以漷水為界

季孫宿如晉

拜師也

葬曹成公

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

討強暴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晉何以服齊乎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還善詞也大其不伐喪也穀齊地大夫以君命出境進退得專之矣未出境則墠帷而歸命乎介可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齊殺其大夫高厚

殺高厚者崔杼也以國殺亦莊公所欲也自是大權在杼而射股之禍兆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盜殺三卿嘉知而不言欲起楚師以告諸大夫故楚

人伐鄭又專國政不恊于人嘉則有罪矣子展子西率國人殺而分其室則非正討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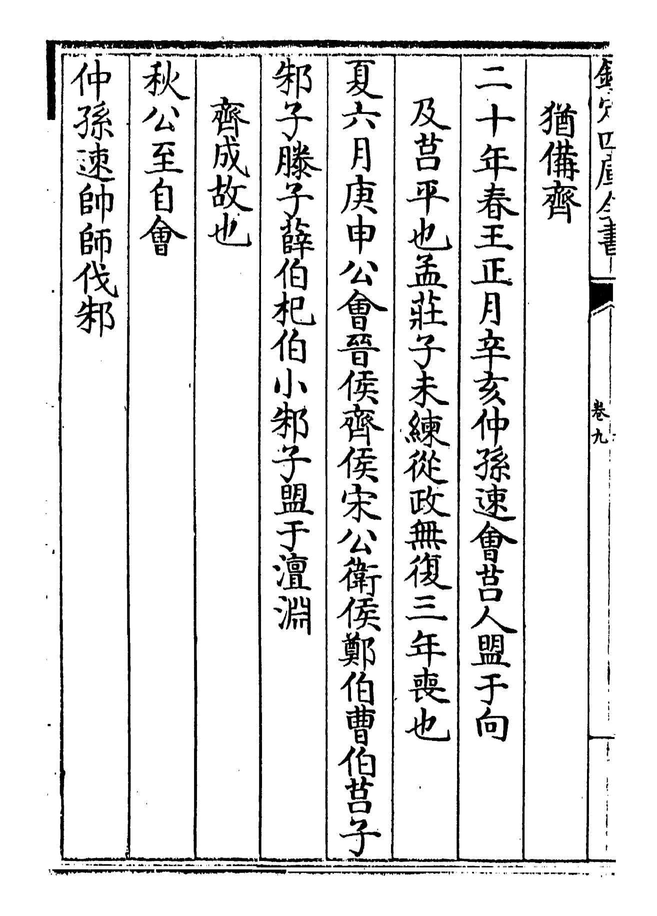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齊及晉平魯猶懼而自托於晉也

城武城



猶備齊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及莒平也孟莊子未練從政無復三年喪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魯之報邾足矣而又伐之澶淵之盟何取焉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燮蓋甞為鄭所獲者欲事晉而為國人所殺履其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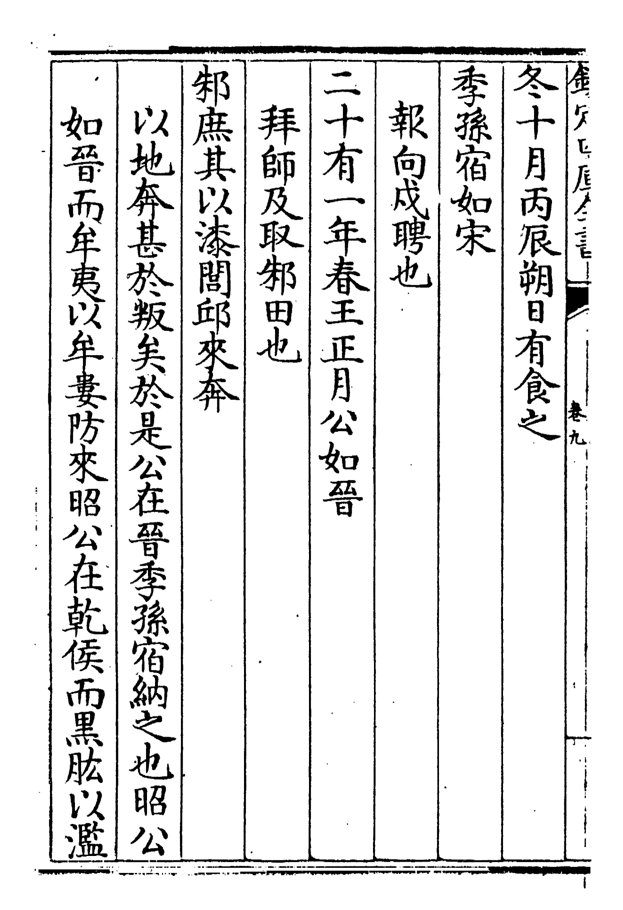
弟出奔從夷則非兄志矣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

為慶氏所不容曰弟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

叔老如齊

始修好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以地奔甚於叛矣於是公在晉季孫宿納之也昭公

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

來為盜數者實季氏也

夏公至晉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者書之孫黶之子書執晉權滅趙宗害郤氏厲公見弒實書所主黶之汏虐積惡有自矣盈不能防閑其母故為州賓所譖范匄所逐春秋正本之書故國君見出大夫見逐皆不書所逐之人而以自奔為文明其自取之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比年食又比月食八年之間日七食禍變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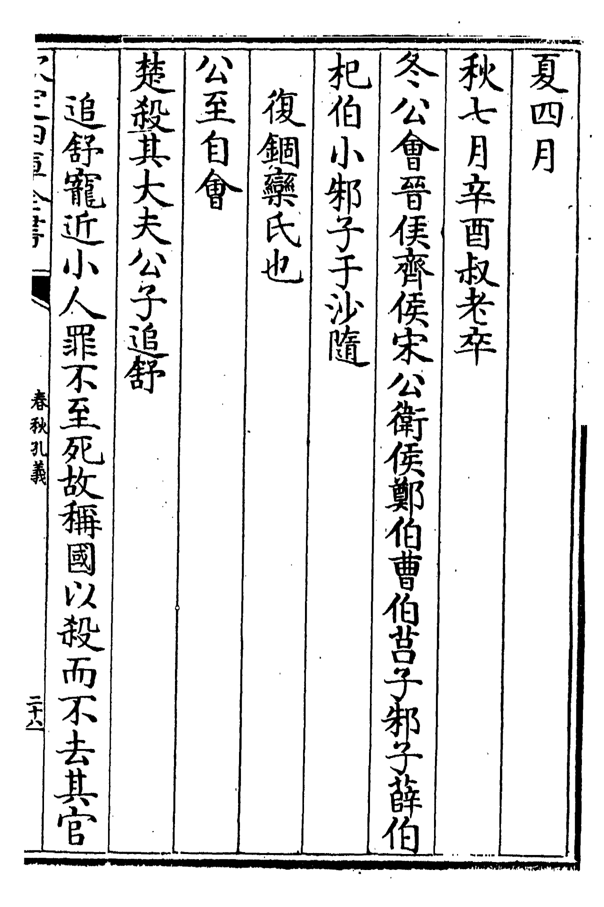
曹伯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以錮欒氏也卒使其無所容而興亂以私害公足為

古今之戒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復錮欒氏也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寵近小人罪不至死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夏邾畀我來奔

杜氏曰庶其之黨也未知是否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公子黄愬於楚楚討而國人殺之稱國而不去其官

者譏歸陳侯也誰則使之擅權而逐弟乎及慶寅虎

累寅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書自楚譏其因楚力也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欒氏晉之世臣逐非國討而出於柄臣故猶繫之晉復入者甚逆之辭自齊入曲沃自曲沃入絳而惟書復入于晉自晉敗而奔曲沃而後書入于曲沃也鋌而丕險急何能擇盈之復入晉有以激之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衛獻公奔齊而晉不能納欒盈奔齊而晉再會諸侯區區錮一逐臣晉之舉措不足以服其心矣故因欒氏之亂以報十八年之役於是見晉伯之衰而齊侯首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之成著於此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救而次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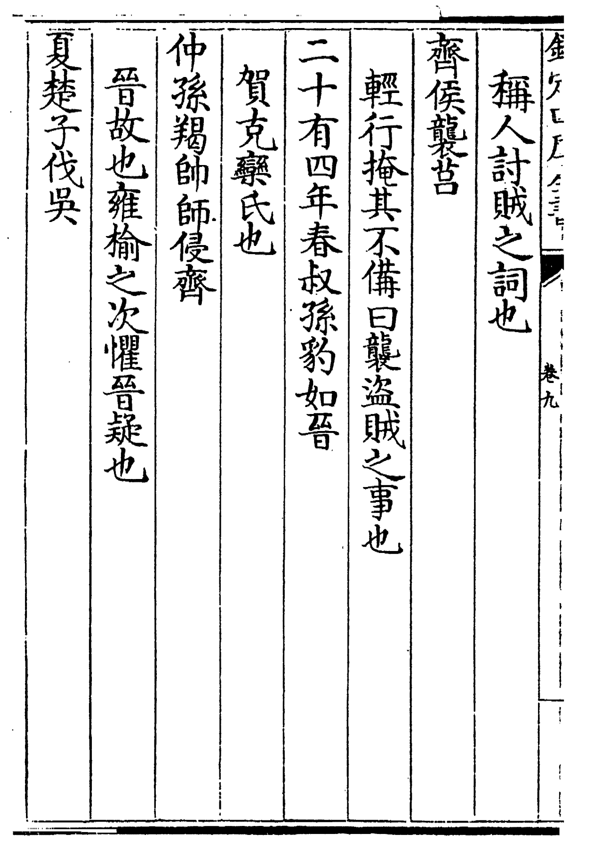
己卯仲孫速卒

魯自仲遂殺嫡立庶公室於是失政魯卿自季孫宿
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豐點廢秩立羯豎牛殺孟
丙立舍皆托廢立以擅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
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武仲見惡於孟莊子則其人可知矣阿附季氏爲之
廢長立少其見攻季氏而奔亡也宜哉

晉人殺欒盈



稱人討賊之詞也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盜賊之事也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晉故也雍榆之次懼晉疑也

夏楚子伐吳

楚自是急吳不爭鄭矣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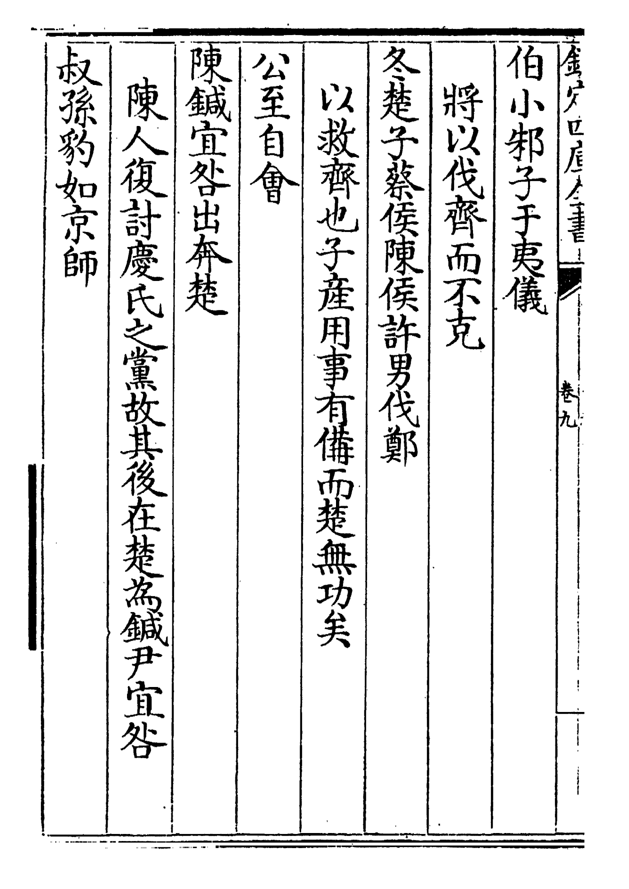
齊莊襲莒身傷臣獲未伸其志也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比食又既陽道衰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

将以伐齊而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以救齊也子産用事有備而楚無功矣

公至自會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故其後在楚為鍼尹宜咎

叔孫豹如京師

是時穀洛鬭毀王宮齊侯叛晉求媚天子故為王城
郟而豹如京師賀焉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至是
五十餘年矣

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以報孟孝伯之師也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杼之無君陳文子知之伐魯而孟公綽知之齊莊不

寤也方且背諸侯之盟數行侵伐利令智昏外競而內傾自然之符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將伐齊報朝歌之役也齊人以莊公說且以賂求成晉侯知賊不討而受其賄何以宗諸侯乎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楚師之伐鄭也陳師獨暴故鄭報之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合諸侯將以討齊也受賂釋之而列弒君之齊於盟天下之惡孰大焉

公至自會

衛侯入于夷儀

衎也晉侯使衛與之夷儀此與鄭伯突入于櫟同而衛侯不名者鄭伯奪正不當入衛侯雖無道非臣下所當逐可入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吳與國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未得成也得成乃已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巢服楚小國門于巢者攻其門也卒者射而死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不與剽之立也則何以謂之曰弑殖也立之喜也君

之故曰甯喜弑其君也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凡據土背君曰叛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此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辛卯弑而甲午歸知弑也書復歸位未絶也書名始正其自取奔亡之罪困而不改不足以有國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為孫氏將討衛也黨叛臣而何以令諸侯乎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討衛疆戚田也以不義僅三國之大夫會晉卿不書惡而貶之也凡公與外大夫盟君臣同歃故諱公以遠恥若會則君臣各在其位直書見其失而已澶淵衛地近戚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寺人伊戾之譖也內嬖芮棄與左師向戍之證也而

目君以著其惡也是時樂喜為政而不諫其大節不足稱矣

晉人執衛甯喜

非討其弑君討其伐戚殺晉戍云爾故不得為伯討盖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而晉政無一可觀亦足以見二子矣　左氏以晉執衛侯其事大於執甯喜矣何以不書恐或無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請伐鄭而往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鄭雖未服於楚明年晉楚為成中國諸侯皆朝楚矣

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鄭不仇楚齊魯釋怨此宋之盟所以輯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

與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以諸侯分為晉楚之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楚先歃而春秋先晉者尊中國也於溴梁無君臣之分於宋無中外之防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于吳越焉耳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豫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為殺甯喜出奔也稱弟罪衛侯也鱄亦不幸矣其母强之其君强之不得已而約言於甯喜衛侯入國背約而殺喜故奔也終身托於木門而不仕其義不及叔肸而其志可悲矣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書氏再見也地以宋宋亦與盟焉盖向戌也荆楚之同主夏盟皆宋為之宋襄圖伯始進楚人於鹿

上之盟二伯之端兆矣華元合晉楚之成盟于宋西

門之外爭伯之業啓於此矣今向戌以善晉楚之執

政為弭兵之説而兩伯之勢遂成春秋兩書宋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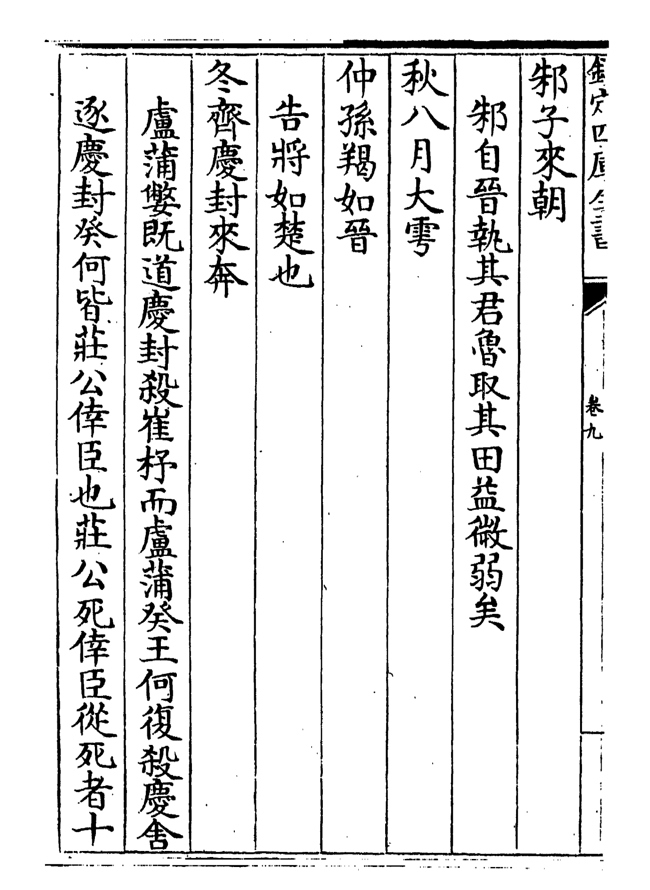
主以首禍罪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討甯氏之黨也



邾子來朝

邾自晉執其君魯取其田益微弱矣

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

告將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盧蒲嫳既道慶封殺崔杼而盧蒲癸王何復殺慶舍逐慶封癸何皆莊公倖臣也莊公死倖臣從死者十

人而討賊者亦倖臣也莊固可鄙矣當時卿大夫寧不可恥乎

十有一月公如楚

諸夏之君始旅見於楚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正月而公在他國者有矣此獨書公在楚者外制於

夷狄內逼於強臣故變例特書所在以存君也明此

義也臣子思君無一日可忘矣

夏五月公至自楚

殆其往而喜其反也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弑吳子餘祭

閽門者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也不稱其

君閽不得君其君也君不近刑人不邇怨吳子伐越

獲俘以為閽其及宜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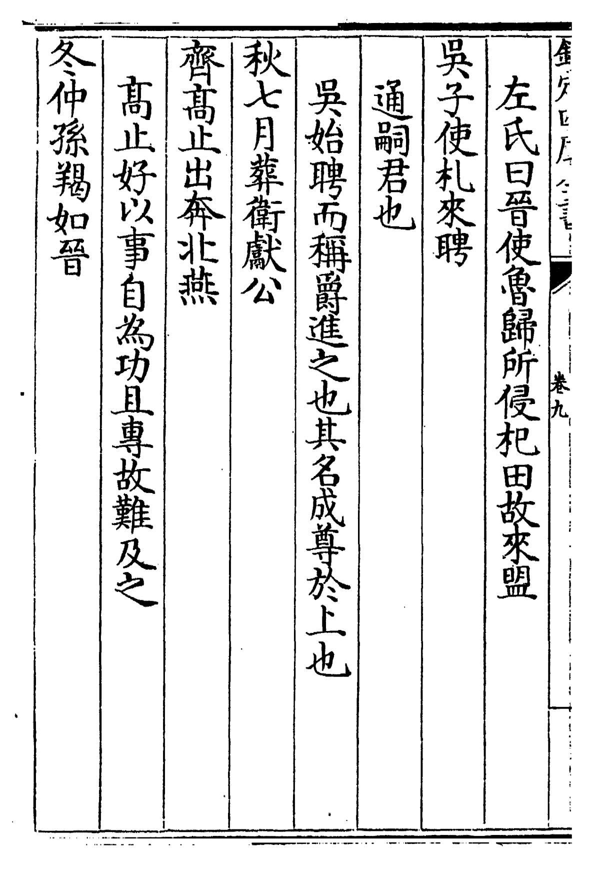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城杞不能尊獎王室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輕棄諸姬可謂知本乎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

杞子來盟



左氏曰晉使魯歸所侵杞田故來盟

吳子使札來聘

通嗣君也

吳始聘而稱爵進之也其名成尊於上也

秋七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士鞅之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且報朝也楚聘魯者三至此書法與中國同

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伯姬以災卒也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也

胡安定曰伯姬之行婦人中之伯夷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凡王殺不書得專殺也必殺無罪而後書靈王崩儋括欲立佞夫佞夫不知也而尹劉諸人殺之故書王殺以罪王特筆也

王子瑕奔晉

瑕與括同謀書奔佚賊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外夫人不書葬伯姬卒于災故賢之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入鄭伐公門不勝而死不言大夫惡之也不書復入位未絶也不書叛求復位未至叛也然而稱兵矣故其殺也從討賊之詞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弑賊未討不書葬而蔡景公獨書刺天下之諸侯也

以世子而弒其君父天下之大變也而不討澶淵之
會會十三國之大夫而以宋災故故諸國之卿貶而
稱人魯卿諱而不書而特書其所為此春秋大義聖
人特筆直著誅貶炳如日星者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適楚歸作楚宮于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襄公太子也舍於季氏而以毁卒或疑季氏弒之未敢以為然也

己亥仲孫羯卒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以諸侯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不書弒君者名君無道也

春秋孔義卷九